



光明学术文库 |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丛
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| JIANGSU PROVINC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SERIES

宋林飞 总主编



儒家朋友伦理研究



RUJIA PENGYOU

LUNLI YANJIU

胡发贵 /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光明学术文库 |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丛

宋林飞 总主编

儒家朋友伦理研究



RUJIA PENGYOU

LUNLI YANJIU

胡发贵 /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儒家朋友伦理研究/胡发贵著. —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2008. 2

ISBN 978-7-80206-792-9

I. 儒… II. 胡… III. 儒家—人际交往—研究 IV. B222.05—C91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(CIP)数据核字(2008)第181612号

儒家朋友伦理研究

作 者: 胡发贵 著

出 版 人: 朱 庆

责任校对: 马建英 熊雪明

责任编辑: 田 苗

责任印制: 胡 骑 宋云鹏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, 邮编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34(咨询), 67078945(发行), 67078235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33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

印 刷: 北京新丰印刷厂

装 订: 北京新丰印刷厂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开 本: 690×975毫米 1/16

字 数: 280千字

印 张: 16.75

版 次: 2008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06-792-9

定价: 35.00元

序

文明之不同于野蛮，表现在人际交往上，是摒除了恣意妄为而变得彬彬有礼。中国是文明古国，素有“礼仪之邦”的美称，“礼”浸润于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，人际往来更是“无礼不相见”。

“无礼不相见”之“礼”，实际内容是“挚”，亦即某种实物礼品。在古代，不同阶层的人，其所执之礼物是大有讲究，也是显然有别的，“自天子至于庶人，皆有挚。挚者，致也，所以致其志也。天子之挚鬯，诸侯玉，卿羔，大夫雁，士雉。”¹礼物的不同，其蕴含也有差异，如“鬯也者，德之远闻也。玉也者，言一德不易也。羔也者，言柔而有礼也。雁也者，言进退知时也。雉也者，言死其节也。”²

不过，“礼”非仅为实物礼品，其后也从中衍生出规范、指导人行为的法则意义。像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、勿言、勿听、勿行之“礼”，就是一种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社会规矩。对于“礼”，儒家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，它被视为经天纬地的“万世之则”。在“形而上”的意义上如此，在“形而下”的意义上，儒家依然十分强调“礼”的实用价值。孔子所谓“非礼勿视”等，就已显现了“礼”的现实规范意义。至于人际交往中，“礼”更是被视为一刻也不可或缺的法宝：“士相见礼者，人道之大也。所以使人重其身，而毋遂于辱也，所以使人慎其交，而远于祸也。”³

在人际交往意义上，“无礼不相见”的礼仪，真可谓多如牛毛、浩如烟海。如见面所行之“礼”有“九拜”之繁，它们是：稽首、顿首、空首、震动以及吉拜、凶拜、肃拜。另外，不同年龄、不同辈份人之间的交往，所行

1. 《朱子仪礼经传通释·士相见礼》。

2. 《朱子仪礼经传通释·乡射礼》。

3. 《朱子仪礼经传通释·士相见礼》。



之“礼”也是有差异的。其间有这样的规定：“十年以长，则兄事之；五年以长，则肩随之；群居五人，则长者必异席。”^①交往中的空间位置，亦即人所居的第次，古人更有细密的规矩。在尊卑、长幼之分严格的时代，不同的席次也表现了不同的身份和地位。一般说来，君臣相聚时，皇帝是坐北朝南，臣是坐南朝北。朋友相会，则客座是坐西面东，主座则为坐东面西。若客人众多，其排列秩序，南方和北方又有不同。以数码显示之，数字愈小，则意味其身份位置也愈高。

北方：



南方：



席次的上下之序是不容许被淆乱的。如果辈份、社会地位低，反而居上座，则会被视为无礼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古人请客吃饭也甚讲“礼”，以至于用什么请帖，备什么样饭菜，也极有讲究。根据高攀龙的《高景逸集》记载，“同志约往来，用单帖，降则用折柬。进从相叙，肴用荤素六簋。果脯汤点，可有可无。不专席，不杀生。特设枕漱，肴用荤素八簋五果，一橘一汤一点，用一生，不杀更佳。”

涉及日常生活中的这些“礼”，过于琐细繁杂，熟悉和掌握它们，显然并非易事，俗语中“人情练达即学问”，看来是有感而发的。过于细密的礼仪，不仅让人感到繁琐，客观上也容易导致刻板与僵化，反而不利于人际交往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。不过，从礼经精生的角度看，礼的发达，亦正反映了人们交往的密切与频繁。儒家关注于俗人生，其思想的特色就是远“天道”而重“人道”。“礼”虽然源出于人们的实际生活需要，但其理论化和体系化，却是经儒家加工而成的。儒家对仪态万千的世态人情进行概括总

① 《礼记·曲礼》。

结,提炼出古代社会基本的五大人伦规范,即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。

传统社会是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专制极权社会。处于这种历史背景下,儒家自然首先关注以君臣为代表的等级臣属关系,以及以父子为代表的宗法血缘关系。但事实也证明,儒家对朋友关系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。传说远古舜时,就有一位叫契的人,专管人伦教育,并设立了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五伦,提出这一传说的正是儒家文化中的“亚圣”孟子。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,其实舜时还没有“朋友”这一伦。《尚书》中舜只对契笼统地说过“五品不违,汝作司徒,敬敷五教在伦”^①。这儿的“五品”以及“五教”,据《左传》的记载,其含义是“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共(恭)、子孝”,^②而并无“朋友”之意。在五伦中加入“朋友”,恐怕是孟子的首创。当然,孟子提出“朋友”一伦的背后,自有其客观的社会需要的促动,不过由此也可看出,儒家对人际关系的注重以及整饬之的用心。本来,朋友是种普通的人与人相与的交往关系,可儒家却从中发掘出了不寻常的伦理价值,即“夫交接者,人道之本始,纪纲之大要”^③。作为儒家经典之一,《中庸》更将“朋友”说成天下“五达德”之一,宋代儒朱熹甚至誉“朋友”为“五典”之一。

正因为朋友如此重要,故自孔子发出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”的由衷赞叹起,儒家对朋友一伦的关注,就一直持续不断。中国古代悠久的历史,使此连绵不绝的朋友研究,汇成了极为丰富的朋友伦理思想。在古人的论述中,朋友被总结、归纳为不同的类型,如《礼记》中就有所谓“僚友”、“执友”、“交游”之分。^④明代苏浚则作了更细的区别:“道义相砥,过失相规,畏友也;缓急可共,生死可托,密友也;甘言如饴,游戏征逐,昵友也;利则相攘,患则相倾,贼友也。”^⑤这类分梳,无疑都显示了儒家对交往观察的细致与深入。事实上,举凡朋友的起源、特征、交友的目的、原则和方法等等,儒家都有既充分又深刻的论述,形成了一整套的既实用又富理论色彩的“交接之道”、即朋友伦理学说。

① 《尚书·舜典》。

② 《左传·文公十四年》。

③ 苏辙:《辩说》。

④ 《礼记》。

⑤ 苏浚:《鸡鸣偶记》。



传统文化中，道家固然也有“莫逆之交”的说法，但因其追求的是绝对无待的“至人”、“真人”境界，故使其思想的中心和旨趣，不在意于构建人间的人伦关系，而是超越的逍遥与自在。即“无所于恃，虚之至也；不与物交，適之至也，无所于逆，粹之至也。”^①至于佛教，则因其“出家”的寻求涅槃，因此也不甚在意于人世间的交往。

儒家不同于道、释，入世而注重世俗人情伦理。故人际间的交往关系，既成为其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，而此研究的结论，也构成了其思想体系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。不过颇令人费解的是，很多学人虽然都注意到儒家对人伦建设的着意，但在研究中国伦理或者儒家伦理时，却又往往忽略了对儒家朋友伦理思想的研究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朋友是五伦之一，它是儒家伦理思想不可或缺的内容。朋友以其特殊的人伦特性，不仅形象而直接地表现了儒家哲学的伦理性品格，也同时折射出了其思想中“仁者爱人”的仁学精神。因此，研究儒家的朋友伦理，既有益于理解儒家文化的“人文”特色，也有利于我们继承这份经千百年积淀而成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。当然，产生儒家朋友伦理的社会基础已消失了，但儒家朋友伦理中的一些一般性原则，尤其是一些思想菁华，对我们今天的人际交往，仍不失其借鉴价值。其中有些观念和主张，依然有着座右铭的意义。

最后有一点要说明的是，本书的主题是研究儒家朋友伦理，但在引用材料时，有时也逾出了这一范围。考虑到历史上虽有学派分别，但鉴于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见解相近，甚或一致，^②故本书在引用材料时，以儒家为主，而在一些各派均有共识的问题上，为方便论述，也酌情引用其他学派的一些文献。为避免误解，先此予以说明。

① 《庄子·逍遥游》。

② 如老子重“同欲”，墨子也强调“兼相爱中，不别内外”。

目 录

序 / 1

第一章 朋友溯源 / 1

- 第一节 朋友释词 / 1
- 第二节 太上贵德 其次务施报 / 4
- 第三节 人偶义舍 / 6

第二章 同类相感 / 12

- 第一节 物以类聚 / 12
- 第二节 类固相召 / 13
- 第三节 人能群 / 14
- 第四节 一人之身 百工为之备 / 17

第三章 交生万物 / 21

- 第一节 天地交 万物生 / 21
- 第二节 和实生物 瓦砾不继 / 22
- 第三节 经难解困 / 24
- 第四节 王阳在位 贵公难屈 / 29
- 第五节 化气质 增德性 / 31
- 第六节 增知广见 / 35
- 第七节 分二与独学难成 / 42



- 第八节 纪纲人伦 / 44
第九节 安民之本 在士择交 / 47

第四章 所以交之道 / 53

- 第一节 既好在我 / 53
第二节 友直 友谅 友多闻 / 54
第三节 不友异色人 / 57
第四节 交友必胜己 / 63
第五节 心交于无形 / 74

第五章 审交慎处 / 77

- 第一节 知人实难 / 77
第二节 无己 / 86
第三节 人焉廋哉 / 89
第四节 慎处 / 98

第六章 绝交 / 102

- 第一节 聚散纷纭话绝交 / 102
第二节 交友衰自周 / 105
第三节 利尽而疏 / 109
第四节 朋友为义合 / 115
第五节 远近与多寡 / 122
第六节 盈虚为物理 / 125
第七节 败德殄义 / 128
第八节 交绝不出恶声 / 135
第九节 绝交的是是甘非 / 140

第七章 历史、文化、交友（上）	/ 143
第一节 亲亲安仁	/ 143
第二节 殷族群居	/ 157
第三节 安土重迁	/ 160
第四节 男女授受不亲	/ 166
第五节 下比周则主施	/ 171
第六节 君子寡尊	/ 178
第七节 耻与能为征	/ 184
第八节 隐逸与谢安	/ 188
第八章 历史、文化、交友（下）	/ 195
第一节 仁者爱人	/ 195
第二节 天道酬善	/ 200
第三节 尚志与交友	/ 203
第四节 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	/ 213
第五节 比物最相类	/ 219
第九章 文明与人格意识的结晶	/ 223
第一节 历史的高度性	/ 223
第二节 理性与交往	/ 230
第三节 从儒哲由神到儒哲由人	/ 232
第四节 乐莫乐兮新相知	/ 235
第五节 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	/ 239
附录 朋友别称	/ 243
后记	/ 253

第一章

朋友溯源

如果探本溯源，非常有意思的是，朋友之“朋”和钱贝、贸易买卖有不解之缘。

第一节 朋友释词

在甲骨文中，“朋”字写作“𠄎”或“𠄎”。在商周遗留下的青铜器上，“朋”的字形仍与甲骨文相仿，写作“𠄎”（《商且祭尊》）。后世学者认为“朋”的这些原始字形，都是象征把贝壳串在一起。如高明先生就主张：“朋原为贝之数量称谓，甲骨文、金文象形。”如“𠄎”，就被认为是“二朋”，而“𠄎”则意味是“十朋”。

考古发现已证明，我们的祖先“山顶洞人”就已学会使用“海蚶壳”做装饰用了。1975年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（夏后期），就发掘出12枚海贝。夏处中原内陆，本不产贝，此物传之遥远的海滨，因而得之不易。海贝本身色彩斑斓，故贝最初常用作装饰物，如《说文》就释“𠄎”为“颈饰也”。应该说这种装饰行为，就已奠定了“朋”字问世的历史前提。当然，装饰属于美化，是闲暇时的偶然行为，就初民而论尚不是日常的、频繁发生的现象。只有充作一般等价物的贝壳，才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密切的关连。

据史载，我国古代商品交换发端很早，传说“神农氏作，……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”^①。这种“交易”，也可能是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换，但这种交换迟早会产生出一种一般等价物，史实证明，贝就是其中的一种。如《宰牲角》铭器上的“易贝五朋”之贝，就是财富的代表和象征。又如《小子鼎》上的“王赏伐鬲贝二朋”之贝，也是

① 《易经·系辞下》。



此意。《诗经·小雅·菁菁者莪》所谓的“既见君子，锡我百朋”，也同样表现了朋是财富的象征。

可能为便于携带和计数，贝往往穿有孔。邳州白家庄发现的一商初奴隶主墓葬中，460多枚贝全穿有孔。至于多少贝的联结才成一朋，历史上的说法不尽一致。郑玄认为是五贝一朋，东汉王莽时又有一“一枚为一朋”的说法，晋人王国维则主张“五贝一串，两串为一朋”。不过不论是多少枚贝才算“一朋”，反正“朋”的原始文意是贝壳相串相联，因此它自然就具有一种联结、耦合的意思。清人阮元在其《经籍纂诂》中，就释“朋”为“类也，群也，比也，倡也，党也”。“朋”的这类含意，显然能方便地借用为特定的伦理关系的称谓。

“友”的来历也同样很古老。甲骨文中作“𠄎”，金文作“𠄎”，战国时的盟书中又写作“𠄎”，秦篆刻写作“𠄎”。近人与叙伦先生认为，这种字形的含意是比喻“甲左手与乙右手相合”，是彼此交换商品的买卖之意。据此，朋“友”也类似于“朋”，同样和先民的商品交换活动密切相关了。此外，还有一种解释则认为“友”是两手相叠，比喻相佐相助。如《荀子》中就有“友，相佐也”的说法。另据《周礼·大司寇·大司寇》，“以九两系邦国之民。一曰牧，……八曰友。”郑玄注此“友”曰：“谓同井相合耦谓之友”。要之，“友”的原始字义，不论是买卖，抑或彼此相佐，其中都寓有一种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，故阮元释“友”意为“同志、有、爱”。

“朋”与“友”何时联袂出现，确切时间难以考证。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，“朋友”一词春秋时就已经频繁出现了。如《左传》中的“朋友相互”（公羊定公四年），《论语》中的“与朋友交”（《学而》篇），《周礼》中的“五氏联朋友”（《地官·大司徒》）。作为一种社会人际关系的称谓，“朋”与“友”之间又有细微的差异，“朋”重在客观的关系，“友”重在精神上的认同，故有所谓“同师曰朋、同志曰友”。

起初“朋友”常用来指称血缘间的兄弟情谊和关系。《论语》中有“孝朋友”字样，有学者认为即意指“好的宗族兄弟”。古文献中“孝友”常常连称，如《历鼎》中的金文“历肇对元德，考（孝）友什井（型）”；又如《虢盘》中的“惟辟孝友”。由此“孝友”之意，按《左传》（昭公二十六年）的说法，是“孝而箴、兄爱而友”。显然，“孝友”是特指宗族内兄

① 王树范：《甲骨文书法艺术》，《中国书画函授大学》1989年，第170页。

弟间的情感，《尔雅》中“善兄弟为友”的说法，则给出了明确的佐证；而所谓“善兄弟”，实即兄弟间的相亲相爱，这有汉代人的解释为证：“兄敬爱弟谓之友”。^①

“朋友”的这种血缘色彩，至先秦保持的很浓郁。中国古代早期的社会人伦（礼）中，似无一般的非血缘意义上的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而只有血缘上的以及上下等级间的关系。此诚如《左传》（昭公二十六年）所载晏子语所述：“君令臣共，父慈子孝，兄爱弟敬，夫和妻柔，姑慈妇听，礼也。”又如《礼记·礼运》所论，“礼义以为纪，以正君臣，以笃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夫妇。”很有意思的是，后于晏子（卒于公元前500年）两百余年的孟子（卒于公元前305年），则提出了包括“朋友”在内的“五伦”。孟子是这样表述的：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。孟子这里以“朋友”与兄弟对举，它显然是不同于血缘亲情的另外一种人际关系和称谓了。换言之，最晚到孟子的时候，“朋友”已渐抹去它早期所带有的宗族血缘的痕迹，它已不再指称家族内的“兄弟”，而成为一种非亲非故的、普通而确定的社会关系了，当然它更是一种崭新的人伦。

这种变化在先秦文献中有着广泛的反映。如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中有“虽有兄弟，不如友生”之叹。文中对言“兄弟”与“友生”，表明“友生”是不同于“兄弟”血缘关系的另一人伦名称。《常棣》章中还多次出现“良朋”一词，像“每有良朋，况也永叹”，如“每有良朋，烝也无戎”等。一文中的“良朋”也与“友生”一样，所指的是一种非血缘的人际关系。《伐木》章中的“嘒其鸣鳶，求其友声”，则形象地表明了当时社会对“良朋”即友谊的渴望。另外像“招招舟子，人涉卬否。人涉卬否，烝需我友”，^②则生动描述了日常生活中朋友的亲切相处。

《诗经》是古代民间歌谣的总汇，因此它所反映的内容不仅具有历史真实性，而且还具有广泛的社会性。由此我们推论，《诗经》中频繁出现的“友生”、“良朋”等词语表明，迟至春秋时期，“朋友”渐开始走出血缘的狭小圈子，而逐步演变为一种新的人伦，从而也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含义。换句话说，春秋以降，“朋友”日趋淡化血缘痕迹而呈现为一种普通的人伦

① 《尔雅·释亲》，古人。

② 《诗经·小雅·伐木》。

③ 《礼记·礼运》，明伦，通作五伦。



关系。孔子所谓“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”，“君子以文会友”，以及《周礼》所谓“五曰联朋友”等，都表明了“朋友”不再是一种基于血缘之上的特定“兄弟”关系，而日趋大众化和社会化，成为一种普通的人伦。

虽然我们难以给出“朋友”由血缘关系变为“同志”友谊的确切时间表，但仅从词义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，中国文化中的“朋友”概念，在其历史变迁中至少包含了三层含义：最初是和原始的钱贝和贸易交换行为相关；继之则特指宗族间的血缘关系；最后演变为突出个人情感（志同道合）的、非血缘的一般社会关系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朋友”后来虽然摆脱了血缘的束缚，但仍然留有大量血缘的痕迹，常用来比喻友谊情深的如“亲如兄弟”，以及“兄弟情谊”等，就显示了这一点，这也是我们在理解这一概念时所必须注意的。

在外延上，“朋友”一词还有以下几种意义：

一指同师同志之人。如《周礼》的“同师曰朋，同志曰友”，《周易·兑卦》的“君子以朋友讲习”等。

二指群臣。《诗经·大雅·假乐》中有“之纲之纪，燕及朋友”，毛传解释诗中的“朋友”为群臣，近人吕思勉先生也持此说。^[1]

三为明代儒学生的称呼。《儒林外史》第二回里有这样的描述：“原来明朝士大夫称儒生学员叫做朋友，称童生是小友。”

当然，历史上“朋友”的衍生含意可能远不止这些，不过由于它们都是“朋友”的变意和一些特殊的用法，故本书不再备加以专门的讨论。

第二节 太上贵德 其次务施报

有人群的地方，自然也就存在人际间的关系。但是否这种最初的人际关系中就存在“朋友”呢？儒家以为并非如此，“朋友”是经历了漫长而重大的历史变化才逐渐形成的，标题所谓的“太上贵德，其次务施报”，^[2]就体现了这一看法。

所谓“太上”，即指传说中三皇五帝的远古，而“其次”，则为稍近一些的“三王之世”。“贵德”意为“太上”时代“风俗纯美敦厚”，“其时犹淳厚其德，不尚往来之礼，所贵者在于有德。……德主务施其事，但施而不希其

1. 《吕思勉读史札记》，李耕，见《吕思勉文集》。

2. 《礼记·曲礼》。

反也。”^①“务施报”则与此大不同了，“三王之世，独亲其亲，独子其子，货力为己，施罔望报，以为恒事。”^②看来，“太王”大概也就是“大同时代”，即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”^③其实这可能就是原始氏族公社时期，公社内财产共有，共同劳动，平均分配，“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……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。”^④文中所描述的无疑是公有的天下，不存在私有制，不存在个人特别的利益，当然也就“不必藏于己”，也“不必为己”了。没有谋求个人利益的冲动，自然也就没有在社会中获取私利的意向和行为了。此即“德主务施其事，但施而不希其反也。”与“太王”相对的“其次”，可能已经出现了私有制，因为“货力为己”了。财产私有自会产生个人利益问题，私利的出现使“大同”时代的至同感舍的人际关系也就一去不复返了。相反的则是“施罔望报”，人们开始斤斤计较地交往了：“礼尚往来，往而不来，非礼也，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”^⑤人与人之间普遍的“礼尚往来”奠定了朋友人伦出现的历史基础。

在传统文化中，尤其是儒家思想里，历史时期的划分也表现出了一种价值观念。像“太王”、“其次”，不仅是历史时间的概念，也包含了高下不等的道德层次的含意。因为在先哲的笔下，“太王”常被描绘成人情纯美的至善世界，而其次的“三王之世”，则渐现人情浇薄了。《礼记》以“大道之行”为“大同”，以“大道既隐”为“小康”，似乎传说中的史前社会才有“大道”，继之而来的“三王之世”，却失去了“大道”！这在历史观上不能不说有些厚古薄今的嫌疑。这也可能是古代的思想家们沉醉于原始的共有社会的想象，不适应私有制出现所带来的社会大变化，并由此而产生对往昔的深深留恋，所以儒家主张“法先王”。其实不仅儒家，法家也有类似的见解，像韩非就认为“上古竞于道德，中世逐于智谋，当今争于气力。”^⑥按其文意，好像“当今”就蛮不讲理，唯以强弱论是非了。不过，不应忽视的是，“太王”、“其次”等概念本身，也含有历史变化的时间向度性意义，不管古人对这种变化持什么态度，但确实注意到了历史在演变。

具体到“朋友”产生和演变的问题，儒家有这样几种看法：

① 《礼记·礼运》，《礼记集说》。

② 《礼记·礼运》，《礼记集说》。

③ 《礼记·礼运》。

④ 《礼记·礼运》。

⑤ 《礼记·礼运》。



第一,“朋友”是种历史现象,是在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。至于具体的时间表,各家说法也不相同。《礼记》主张,“朋友”是“三王之世”的产物。孟子则以为契时就曾孕育出“朋友”伦理了。汉代徐幹则断主“交游兴于周”。他认为往昔圣王之时,民不交游,因为圣王治民,“使民劳而不至于困,逸而不至于荒。……四海之内,讲德修业勤事而不暇,不敢尽心舍力,作为非务以害体均者乎?……且先王之教官,既不以交游导民,而乡之考德,又不以交游举贤。……及周之衰,而交游兴矣。”^[1]当然,徐氏所指的“交游”,泛指一般的社会交往,不过其中当然也会包括朋友之类人际交往。说“交游”兴于“周之衰”和兴于“三王之世”,在时间上固有先后差异,但这些说法都一致认定了“朋友”并不是人类先验就具有的,而是在历史发展中出现的,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。

第二,“朋友”是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,即由“天下为公”变为“天下为家”所导致的,“朋友”是伴随着“货力为己”而一同出现的。唐朝的李华,对这种伴生关系揭示的甚为明确:“上古无文,抱朴和气。从化而游,何友之哉!至于善恶分,利害竞,而后有交。”^[2]古人谈论“利害竞”与“交友”的因果关系,其目的可能不在探究朋友出现的历史原因,更多的怕是抱怨“交游”破坏了“贵德”时的淳朴和安宁。不过,李华上述说法本身,却深刻地触及了人伦关系背后内在的经济根源。第一节我们在讨论朋友辞源意义时,曾说过“朋友”最初含有钱货以及买卖的交换关系之蕴。这里的叙述正好给出了历史的佐证。

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,本身就意味着历史的变革。因此,如果说“朋友”是伴随着财产所有制的变化而滋生的话。那么这同时也喻示了“朋友”的历史性格。

第三章 人属义合

朋友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,而这种“特定”又意味着什么呢?孟子在论述五伦时所说的“朋友有信”,就点明了朋友“信”的特征。如果说信是朋友的精神实质的话,那么其外化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?概括地说,儒家以为朋友是种“人属义合”的人伦关系,对于

[1] 徐幹:《中论》。

[2] 李华:《李华集》。

这种关系的诸特征和性格。儒家有诸多精辟而深刻的见解。

首先，朋友是种人际耦合的关系，即“人与人相与也”的结合。正如我们前面叙述的“施报”一样，它指的是人與人之间的礼尚往来、彼此交往，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。很显然，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存在“相与”的可能，也就会结成朋友。因此，儒家认为朋友是广泛存在的，“人与人相与也，虽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中亦何尝无朋友哉！……今天下无人而非友也，无地而非交也。”^①

其次，朋友不是陌路相逢、萍聚偶逢，而是基于亲密感情基础上的牢固联结，“合志如同方，共其忧而任其难；相深信而不相疑，迹隐远而不相舍。”^②这种友情显然是执着而缠绵的。明代的钱谦利巧寓在其《交友论》中，说的更为形象生动：“吾友非他，即我之半，乃第二我也，故当视人为己焉。”这种“视友如己”，恐怕也就是得于“友者，所以相佐也”的引申。比“视友如己”更甚的，譬如《白虎通》所讲，“朋友之交，乐则思之，患则死之。”^③甘为友情而献身，标志了友谊升华的极限；倘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“患则死之”，亦正反映出友谊深厚的情感内涵。

当然，在构建人伦关系中，臣为君死，子为父死，妻为夫死节，也是常有的；但即使如此，儒家以为其间的相互关系仍是有所差别的，“昆弟非不交也，交而比也。……夫妇也，父子也，君臣也，非不交也，或交而匹，或交而昵，或交而陵，而援。”^④但朋友之情：“比”、“匹”、“陵”、“不援”，那么它究竟是种什么样的感情呢？或许这也就是庄子所谓的“君子之交淡若水”吧。其实这不仅是道家的看法，儒家经典文献的《礼记》中也有类似的表述：“君子之接如水，小人之接如醴。”^⑤所谓“如水”，大概亦即如水一样的洁净透明、如水一般的平淡自然吧。孟子在回答其弟子万章问如何交友时，曾这样说道：“不挟长，不挟贵，不挟兄弟而友，友也者，友其德也。”^⑥其意是说交友不凭借任何外在的因素，而惟以“德”为旨归，这实揭示了友谊平等而又真诚无欺的感情特征。由此可见，在儒家文化中，朋友固然为一种非亲非故的情感联结，可它又不同于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间

① 王阳明：《年谱》。

② 王阳明：《年谱》卷之九。

③ 王充：《论衡·卷之四》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，第18页。

④ 王充：《论衡·卷之四》。

⑤ 王充：《论衡·卷之四》。